序 诗

狗。狗。狗。
嘴筒颤抖
跑啊跑啊跑，
气喘咻咻，
潮湿的泥土，
颈圈，树枝，泣泣抽抽。
汪汪，我是如此痛苦！
狗喜爱
狗水
野狗
狗是你
爱水空气你是
死——神。
但在那身下没有射精
因而就没有曼德拉草①
洞穴的曼德拉草
形如橡胶骨头？

①茄科植物的一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们，就像那些狗，
自始至终
“啊啊啊啊！好啊。”
那狗如黑人般被吊着
红的光，火的十字架
我多么想
钉一个人在十字架上
滚烫的沥青的火炬
他们他们他们
自始至终
伸出着舌头
临终的叫喊
犹如本能的冲动在燃烧
他们他们他们
如同一些狗
我也一样做了狗
她哭过
血染红的十字架的光亮
双腿交叉
心灵破碎。

第一章

全身赤裸，摊着胳臂和腿，那老头血淋淋地躺在被血和粪便弄污了的铺着白方砖的工作台上。他那不多的几根头发仔细地朝后梳着，露出了已被打了洞的瘦削的脸。他那张松弛的嘴里露出一副完美的假牙齿桥。

他的眼睛正浸泡在他身旁的一个不锈钢的碗里，蓝色的、黏糊糊的球体。

列奥纳·希勃·摩尔诺摘下他血迹斑斑的超薄塑料手套，卷成一团扔在垃圾桶里，浸湿着脓血的棉塞从那儿溢了出来。他戴上一副新手套，把手伸向挂在墙上的那套闪闪发光的外科器械；旁边的洗碗槽的平台上放满了小玻璃瓶、蜡封的钵子、注射器和管子。他选了一把解剖刀，哼着“他的果冻卷香又热”，把刀在他黄色的手里抛了抛。

然后，不断地哼着曲子，他抓住老头白皙多毛的腿间的那根松软的阴茎，干净利索地把它割了下来。他把这块带着血的肉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瓷盆里。

空调的嗡嗡声使人想起一大群苍蝇。外面大概天气晴朗。晴而热。微风吹拂在棕榈树间。布满白色小花的大海。充气的床垫。加冰的马蒂尼酒。躺在沙上的悠闲的身体。但这儿却很冷，一种夹杂着福尔马林气味和血腥气的冷。他把空调的滑动触头移到“最大”，然后穿上他的高支棉无袖背心。

接着，他往勺子里灌满热的柏油，再次俯向那具尸体。

“你将看到，这会非常完美！”他边喃喃自语边借助他以前曾用过几次的那把小铁钩，把那器皿插入那变成了红色的鼻孔里。

柏油触到了肉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希勃仔细地倾斜着那把勺子，不让一点东西泼出来。他又反复操作了几次，聚精会神地做着他的事，他现在在哼唱“在那有趣的楼层”。柏油必须填满整个颈腔。

电话铃并未使他惊跳，但他短短地嘘了一口气，把冒着热气的勺子放在那毛茸茸的腹部，然后从他的白大褂口袋里取出手机。

“喂，希勃，你好吗？”

“我在忙着，格莱克。”

“两个美眉，靓极了，晚上 8 点，在‘航海者’，我指望你了。”

“我想我没法去，我得干完一件活。”

“嘿！我不跟你谈尸体，在这儿，我在对你谈活生生的女人。”

“你在生活中就只知道性交，格莱克。”

“他妈的！你别用这种恋童的神甫口气对我说话， OK？好，一会儿见！”

格莱克已经挂了电话。“可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和他见面？”希勃一千次地想着，一面用棉絮塞住那冒着热气的鼻孔。这家伙跟你说起话来只有一个词：“阴户”。还能用 36 种语言说它。腐蚀着他的生活的一剂壮阳药，借口有一个时期他们曾一起上过中学，那时，列奥纳这个杂种很幸福能有财主格莱克保护他对付飞车帮那些高大强壮的人，一些骑摩托车的流氓，身上文着图案，但足以使一个身体单薄、滑稽地戴着副眼镜的男孩害怕。

上帝啊，难道得感恩一辈子？是不是他到死都得听那些下流话？并不是他对性及其乐趣有什么反感，但对格莱克来说，那不再是性，而是开口闭口“阴户–阴茎”，终于使人厌烦了。

他看了看表，一块“欧米茄” 1938 年式的领航表，他不久前给自己提供的一次小小挥霍。 18 点 04 分 18 秒。他还得把那稠成了糊状的脑子放在香料槽里并清洗一切。

他先干什么呢？

三刻钟后，电子门铃嗡嗡作响。他走向嵌在墙里的话机，按下视频按钮。出现了一张女人的脸，70 岁左右，面部皱纹去除得很好，大大的褐色眼睛仔细地化了妆，嘴有点不自然地鼓着，赤褐色的头发很宽松地盘成一个发髻，脖子上打着乳白的底色，但遮不住老年的痕迹和日照过多造成的皱纹。脖子不善撒谎，他边想边朝对讲机说：

“我就来，您等着。”

他用手指在那尸体的脚上轻轻弹了弹，那儿挂着张标签：“昂多瓦纳·蒂·法齐奥，1914—2002”。他脱下大褂，扔在小小的洗衣机上，摘下浴用毛巾套，往尸体身上一丢，然后穿上一件白府绸衬衫，一条黑色羊驼绒裤子，上楼。

蒂·法齐奥伯爵夫人坐在高科技的小客厅里，在黑皮长沙发上坐得稳稳当当，非常自在地穿着她的谷克西牌翠绿色天鹅绒套装。两只贝宁的螺纹形金手镯在她左手手腕上发出丁当声。希勃注意到，她右手腕上只戴着块蒂法尼第一夫人牌手表。

他简单地向伯爵夫人致了意，她已为自己在饮水机上倒了一杯水，正小口喝着。

“他怎么样？”她问。

对一个死人，问这样的问题很蠢，但他还是和颜悦色：

“尽力而为，夫人。”

“很快就能弄好？”

“48小时之后。”

伯爵夫人叹口气，希勃立即递给她一块面巾，她优雅地拿它掩住眼睛。

“可怜的亲爱的昂多瓦纳！”

一个令人讨厌的老傻瓜，开着他那辆“邦特莱”闯了红灯，轧死了正在过马路的一个小姑娘，又撞上了欧洲发展基金会的路标。

“我将把他放在蓝色客厅里，”她抽泣着接着说，“把‘苏贝特夫人’放在他的脚下。”

希勃去年秋天为“苏贝特夫人”垫塞了躯壳，一条雌的獒犬，跟它的主人一样脾气很坏。

“您就不怕……您的来客……”他大着胆说，一面悄悄看了下表。

“我们的祖先躺在圣方济会①修道院的地下墓穴里，在巴勒莫②，”她回敬他，高傲地，“这是我们的风俗，展示我们的亲爱的逝者的遗骸。”

就希勃所知，这位伯爵夫人家里惟一众所周知的习俗是高级盗

① 天主教的一个教派。

② 意大利一港口城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窃——卖淫，赖于此，她嫁给了蒂·法齐奥伯爵，一个比她大 20 岁的西西里岛的极有钱的财东。但他对这位寡妇如此地恢复她丈夫的家庭传统感到惊讶。总之，这个塞满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小玩意儿和瓷娃娃的昂多瓦纳·蒂·法齐奥的石棺放在那蓝色的客厅里不会逊色。

“我要离开十来天，”她接着说，“我的一个侄儿要在纽约结婚。我回来后再叫人过来取他。”

“没问题。”

她从她的凯纳尔牌手提包里拿出一张折叠着的纸，放在有机玻璃茶几上。然后告辞，高贵地进入寒冷的暮色中。

希勃展开那张支票。是商定的那个数目。一个可观的数目。他的服务要价很高。无论是最时尚的方法还是祖传的宗教仪式，他操作起来再也没人能及得上。

他倒了一杯凉水，喝了一半，把另一半倒在他剃过的脑门上。没时间冲澡了。他扣上他的意大利领子，系了根黑色针织领带，穿上一件和他裤子相配的黑色羊驼上衣，戴上他那顶窄窄的黑色小毡帽。他正要出去时，发现黑色低帮便鞋外还套着他的外科医生便鞋。他把它们摘下来，扔进他用来做账的钢木结构的书桌边上的垃圾桶里，他走进临街的、他这个动物标本剥制师的配药室。

那是一个油漆已经褪色的房间，塞满了狐狸、鼬、鹿和野猪，几条金枪鱼和腰身很细的箭鱼挂在墙上。工作台上醒目地摆着一条由“鲁尔·不列颠号”，一艘在邻近港口下锚的游艇钓起来的鲨鱼。

外面，大海在晚霞中闪闪发光，他的“瓦贝”，他的“澄清广场”，埃及人是这样称呼丧葬服务机构的，坐落在一个偏离中心的区域，面朝海滩，在城市的出口那儿。他坐上他那辆绿色的“弗劳里德”，一辆 1964 式的车篷可拆卸的汽车，打开电门。

中央大街黑黢黢的都是人，他兜了足足 10 分钟才把车停在一块“小心停车”的标示牌下。他很快就到了“航海者”，那是格莱克最喜欢的饭店，一个高雅的场所，有着殷勤的侍者和蹩脚得令人难受的黄色和橙红色的装潢。

格莱克正站在他那辆“4×4”旁。他那件纯青色氯丁橡胶连裤上衣更使他显得耸肩缩颈，大块的古铜色肌肉，被太阳晒得褪了色的金色头发束成了马尾巴，他正在两个年轻姑娘冷漠的注视下忙着折叠仪表板上那块氟化纤维罩布，她们俩高高踩着 15 厘米增高鞋垫，胳臂交叠在她们的 70 年代回潮式上衣上。

希勃边打量她们边走上前。个子高的那个 30 岁左右，蓬松的红发，鼻子和眉毛都穿了孔。矮的那个，矮矮胖胖的，乳房很大，染成金黄色的头发古怪地用塑料小棍束起着。格莱克大概是在海滩上把她们捡来的，他边想边礼貌地说了声“你们好”。

“啊，你来了！”格莱克叫道，一面脱下他的连裤上衣，为自己钢铁般的腹部和举重运动员的胸脯感到得意。“姑娘们，这是希勃。”

“油炸土豆片①？，高个子姑娘咯咯笑起来，“希波拉塔小香肠②？”

“是希勃，我的美人！”格莱克边纠正她边穿上他的自由牌牛仔裤。

那姑娘又噗嗤笑了起来，希勃从脸一直红到耳根。格莱克穿上他的鞋跟已走形的“丹博兰”，套上他的芥末色“万宝路”羊毛套衫，用手指梳了梳头发，喊道：“伙伴们，干吧！”一面一条胳臂挽住一个姑娘。

“他妈的，你穿上这埋尸人的衣服是想扫我们的兴还是怎么？为什么你从来不穿我送给你的那件‘拉高斯特’？”

一件玫瑰色的运动衫？不，谢谢。希勃的秘密幻觉，那是 50 年代，黑色爵士音乐。他就是跟比丽·郝勒黛睡觉、在烟雾腾腾的夜总会里演奏魔幻独奏曲的莱斯特·杨，他在那些照片上总是穿黑色和白色。莱斯特·杨没有玫瑰色的运动衫。

格莱克已订下最好的餐桌，在靠窗的那个角落里，从沿人行道停放的那排汽车引擎盖的上方可以看见大海，角上是小棕榈树林，可以瞥见老港和大会堂的掩体。

高个子姑娘名叫索菲，矮胖的那个叫庞。庞！希勃不禁露齿笑了，一面吞下他的番茄汁，格莱克则滔滔不绝地说着话。他又要了一杯番茄汁，他知道这会刺激格莱克，他给自己要了第二杯茴香酒，又鼓动姑娘们再要点什么，一面等着海鲜上来。就好像他们还处在为了能占女人的便宜就必须把她们灌醉的那个年代！就好像他们还处在海军陆战队的三个开小差的黑人士兵在一条死胡同里强奸伊达·摩尔诺的时代，20 岁的摩尔诺答应，等她领座员③的活一干完，就和他们一起喝一杯！在那之后 9 个月，列奥纳·摩尔诺诞生了，不知道父亲是

① “希勃”的发音近似英语中的“油炸土豆片”。

② 故意在“希勃”后加上两个音节变成“希波拉塔小香肠”。

③ 指电影院的领座员。

谁，为纪念列奥纳·伯恩斯坦而命名：伊达是音乐迷，在当地的乐队演奏小提琴。希勃这名字是后来起的，当他开始从事料理死者的工作时。

一名殷勤的侍者在桌子中央放下一大盘牡蛎、淡菜、帘蛤、贝壳、螃蟹、海蜘蛛、海胆和紫菜。格莱克贪婪地吃着一根海瓜，它那光滑发亮的外表使希勃想起昂多瓦纳·蒂·法齐奥那根衰老的阴茎。

庞和索菲在讲着梅斯，她们俩的故乡。她们是坐火车来的，打算一直南下到意大利的杰纳，里维拉河边的一个小城。格莱克开始说他那没完没了的熟人地址和计划，一面切着他的紫菜，那紫菜就像一个正在溺死的人那样渗出气泡。

希勃挑了几个不太肥的牡蛎，一条螃蟹腿，三个海胆，所有的食品都浇了好多柠檬汁。他不能再让格莱克颐指气使地摆布。他不能再在晚上亲切和气地去敷衍格莱克的这些临时的战利品。他不是格莱克，他没有格莱克那种庸俗的特殊能力，他永远都不会身材高大，一头金发，英俊漂亮同时又愚蠢可笑。他太矮了——1.65 米——，太瘦了——甚至没有 55 公斤——，肤色太深了——但也不是非常黑——，谷壳般的大眼睛，淡淡的蓝色在他金棕色的脸上显得不协调。伊达的眼睛。他的某个强奸犯父亲可能有着一个蓝色配子。伊达本来想起诉，但“ USS 星座号 ”已经出海了。一个牙齿发黄的老警察建议她放弃。她那时年轻，她顺从了。

年轻，没有家，一个深肤色私生子的母亲。在 1956 年，在戛纳，那不能算是真的到了头，社会一体化的问题。她在老城脚下找了个住所，在苏盖，一幢老房子，豪腾斯夫人，格莱克的母亲，城里最著名的“ 美国酒吧 ”的老板娘占着其中两层，那是个有旅客的俱乐部，旅客的趣味不再那么一致了，旅馆的木刻招牌骄傲地对着港口。四楼住着埃尔·阿雅斯先生，他把他套间内的一个房间改成了工作室，他在那儿，照那时的说法，干着他那制作动物标本的活。

“ 红酒还是白酒 ?”

“ 嗯 ?”

格莱克向他指指两个酒瓶。希勃要了红酒，漫不经心地沉浸在他的回忆中。索菲啧啧有声地贪食着她的牡蛎，庞在同她的海蜘蛛战斗。格莱克讲着一个又一个小故事，引得姑娘们发出阵阵笑声，总是那样的悠闲自得，好像他那淡金黄色的信用卡就挂在他的齿间，永远地向他微笑着。

小列奥纳不久就在那个埃及老人家里度过他的一个个夜晚，他把他的艺术传授给他。他有着天赋，他学得很快而且喜欢上了它。当他12岁时，埃尔·阿雅斯给了他一本非常古老的羊皮纸书，是用手工缝制的，满是令人费解的符号。他，法利亚·埃尔·阿雅斯，隶属于祭仪行会，他是那些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的牧师的后代中的一个，他又把它传授给了这目瞪口呆的孩子。他得了癌症，他要死了，他想把他的秘诀传给列奥纳，使他重新举起这把古老的火炬。

这就像个仙女故事，一部英雄幻想小说，列奥纳突然成了其中的主人公。他当然接受了，发下毒誓要保守秘密，并用一把燧石刀12次奉上他肚子上的肉作为祭献。接着，他喝下了草药和蛤蟆血，让他给他抹上没药和香料，两年后，埃尔·阿雅斯去世，他正式成为——秘密地——给尸体做防腐处理的大牧师和祭仪行会的头、阿蒙-雷的旨意在蓝色海岸[①]的代表。

“你能帮我把它掰下来吗？”

“嗯？”

庞递给他一条难弄的腿，尖尖的甲壳。希勃把它插入夹钳，喀的一响，把那美味的白肉剔了出来。

“您是干什么的，职业？”庞咬着她的海蜘蛛问。

“我开着一家剥制动物标本的小铺子。”希勃答道，一面给她斟了一点白酒。

“他弄动物，”格莱克插嘴说，“他是动物标本剥制师。”

“啊！”庞叫起来，“我好喜欢动物。”

“他也喜欢……是吗，希勃？他富于同情心！”

希勃觉得自己可笑。庞开始谈绿色和平组织，接着又谈布列塔尼海岸的油船失事和鸟被燃料油污染。希勃考虑着昂多瓦纳·蒂·法齐奥的污染。伯爵夫人叫人准备了一□包真金的棺材，要把用防腐香料保存的尸体封闭在里面。

“去跳舞吗？”格莱克提议，一面招呼埋单，“我认识一家真正酷的俱乐部。老板是我一个朋友，联欢节时所有的明星都去那儿。”

索菲和庞在格莱克签支票时交换了那种“行，哥们”的目光。希勃觉得累了，他想回家睡觉。但他已经想到了格莱克的反对。

街上，一些人正把他们的大型摩托车弄得响声隆隆，和暖的风从

① 法国尼斯和土伦之间的地中海海岸地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海上吹来，传来波涛在荒漠的洼地上撞得粉碎的声音。一个人在用电子吉他弹奏麦克劳根的曲子，弹得还不坏，在隔壁的比萨饼店的平台上……

希勃想告辞，如他所料，格莱克坚决不同意。他答应随他们去“沙发”——格莱克的夜间活动巢穴。在那辆“劳芙”上，两个姑娘不停地咯咯笑着，打量着正在码头上闲逛的人，对那些擦得亮亮的游艇赞叹不已。到了俱乐部门口，她们兴奋地小声笑了起来，格莱克，这位了不起的王子，在轮胎哧哧作响中把他那辆“4×4”对着玻璃橱窗停下。

嚓，把钥匙扔给那个穿金蓝色制服的人：“接住，勇士。”嚯，他在帮小姐们下车呢，“挪动一下，希勃。我们进去吧。”不慌不忙又傲慢自负，就像是回自己家。

柔软的音乐，爵士，艺术装潢的气氛，养着外国鱼儿的极大的玻璃鱼缸，那间放着赌博机的大厅震荡着清脆的撞击声、铃声、丁当丁当的光线、小聚光灯和欢呼声。巨大的噪音漩涡似的升到雕镂的天花板下。格莱克从口袋里取出厚厚一沓皱成了一团的 100 欧元的钞票。他给了每个姑娘一张。“去玩一下，亲爱的。”又咯咯地笑起来。格莱克像经验丰富的指挥官那样建议去玩那些或好或差的机器。“嘿，我们直接去玩那些两欧元的游戏机，不跟那些乡巴佬一起玩，你瞧，我要在那些 10 欧元一次的怪兽上小小赌一把，你说呢，希勃？”

希勃同意：“悉听尊便，我们就去那儿，格莱克，我们去把你的钱挥霍掉。”

格莱克夹着放了大筹码的钱包，嘴角挂着基度山伯爵[①]的神情，正对那台机器作着研究，眯着眼睛，像在说：“你瞧着吧，跟我在一起你就知道什么叫痛苦了，下流坯。”庞和索菲在啜吸俱乐部提供的香槟。

希勃在想昂多瓦纳·蒂·法齐奥。他的木屑够不够？他忘了检查他的储存了。

那架投币机每当卷动便会发出一种动人的小调，每当胜者赢时便吐出一些钱来。当然，格莱克赢了。希勃玩的那几次都输了。输了很多。但格莱克总是赢。格莱克是人类生活不公正的象征。他为了达到目的从不付出一丁点儿努力，他只想着玩，他根本不在乎身边的一

①大仲马小说《基度山伯爵》中的富可敌国的主人公

切，但什么都对他有利。

“物质上的成功只是个诱惑，就像一把沙子，在无始无终的风中被吹得四散。”埃尔·阿雅斯在希勃的耳畔轻轻说。哦，或许吧。他打了个哈欠，悄悄地。一点儿不想跟散发着海蜘蛛气味的热情的庞或吹毛求疵地批评那些装潢的索菲上床。只想回家独自睡觉，听着他刚买下的“不吸烟乐队”，啜吸着一罐冰镇“嫩芽”。

他悄悄溜走了，趁格莱克同那两个现在已对他非常崇拜的姑娘去换他那一大堆筹码时。

回到他的“弗劳里德”，真是奇迹：它依然在那儿。他从衬衫口袋里取出微型激光唱机，塞进仪表板中。汤姆·威茨，《在公路下》。

到了家门口，他熄了火，呆了一小会儿倾听大海和海鸥的声音。他觉得累，他希望有什么事发生。

在家里，他机械地摸了摸狐狸福克西的头，他的第一个杰作。一头没牙的可怜的老狐狸，身上的毛成簇脱落了。

他爬上阁楼，一下倒在直接安放在釉地砖上的褥垫上。电话自动回话器上的闪光指示器闪起了红光。哔。

“晚上好。”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声音低沉，“请回电 06 07 12 31 14。”

希勃皱起眉头：无名无姓。肯定是业务上的事。几点了？ 23 点。他按那号码。三声铃响。接着是那女人，声音非常严肃。

“喂？”

“我是列奥纳·摩尔诺，您给我留下了口信。”

“啊，摩尔诺先生，谢谢您给我回电。有人建议我和您联系，为了一项有点儿特殊的工作。”

“我在听着。”希勃说，声音甜美，犹如神甫鼓励忏悔。

“我们刚失去了我们亲爱的小天使，”那女人以战栗的低音继续说，“我们亲爱的小艾里诺。”

“我很难过。”希勃喃喃地说，心想那是不是条小狗。

“不可能跟我们一样，”那女人反驳他，“可怜的小心肝还不到 8 岁。”

倒吸了口气。我的天，不会是一个小女孩吧？

“这该死的楼梯……对不起……”

她现在哭了，悄悄抽噎着，抑制不住地。希勃坐在褥垫上，在胫骨上搔着痒，很不自在。

“我们必须见面。”那女人擤了擤鼻涕后接着说……

“我住在伽扎耐尔大街 128 号，”他说，“您愿意的话可以过来。”

“我更希望我们在‘壮丽’酒吧见面，如果不给您带来不便的话，明天上午 10 点。”

她不等回答就挂断了电话。一个绝望的女人，有钱，习惯了不经商量就要人服从。准备出高价的那类女顾客。为了给她的小女儿做尸体防腐处理。

第二章

已经起风了，寒冷刺骨的密史脱拉风①，吹得大海竖起了白色的浪峰。希勃竖起了上衣领子，手插在口袋里。在灿烂的阳光下，城市就像被漂白水擦亮了，色彩鲜艳，轮廓清晰和鲜明。

“壮丽”的露天座上没有人。他走进酒吧，用目光寻找着他未来的客户。她大概有 50 岁吧，有点儿档次，他心想。他的四分之三“特殊”客户来自这一阶层。有一定年龄，花钱随意，易受病态的浪漫派艺术家影响。

两个老太太品着茶快乐地闲聊着，嘴角沾着面包屑。一个穿着海蓝色制服的生意人，手机的耳机插在左耳内，右手和谐地“配合”着，正在读《世界报》。一个穿着裙子和深绿色长袖羊毛开衫的金发少妇在低声呵斥一个小女孩，她狂怒地摇着头拒绝喝她那杯冷牛奶。一对旅游者，已经拿起了地图和照相机，正俯向一个导游，在低声争论着什么。

行，希勃心想，她还没到。他打了个响指，要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蒸馏咖啡。他感到烦躁。

咖啡很好。他慢慢喝着，从悬挂在吧台上方的镜子中观察大厅。10 点 10 分。她会来吗？有人拍拍他的肩膀，他猛地回转头，洒出了一点儿咖啡。

①法国南部或地中海上刮的干燥寒冷而强烈的西北风或北风。

那绿衣少妇正用她大大的灰色杏眼注视着他。她身材和他差不多高，高雅苗条，背略驼，大约有 35 岁。精美的脸窄窄的，高颧骨，嘴唇描得很仔细。有点像女演员维维安·蕾，他心想。

“摩尔诺先生吗？”她问他，从这虚弱的身体里发出来的极其严肃的声音令人吃惊。

希勃咕哝着：“嗯……是的。”从他的高脚圆凳上下来。

蜷缩在那张大大的皮安乐椅内的小女孩有五六岁，在玩着一个微型电子游戏机，她把它朝各个方向抖动着。那少妇示意希勃跟她走。

他们坐了下来。她喝了一口她的梨酒，开了口：

“我是布朗丝·安德留，”她说，“这是安娜贝尔。说你好，安娜。”

“不！”安娜贝尔边低声叫着边把身体朝沙发里躲，“爸爸不愿意我跟咕噜咕噜说话。”

“咕噜咕噜”是那些在海滩上出售玻璃珠子的非洲人的绰号。列奥纳优雅地绷了绷鼻梁。她名叫布朗丝，而且……

“安娜！”那女人叫道。

然后她转向他，加了一句，在转过身时：

“请原谅她，她这一阵被扰乱了。”

“啪，打中鼻子！”安娜贝尔吼叫着狂乱地按压微型电子游戏机上那些按钮，上面的武林高手的身体都扭曲起来。

“我们是蒂·法齐奥伯爵夫人的朋友，”布朗丝接着说，“让–胡格，我的丈夫，他玩——我想说打——跟昂多瓦纳一起打高尔夫球。”

“您的丈夫，他也是船东？”希勃问。

“不，他在金融界。”

钱，显然有许多许多钱……

“那我可以为您做什么呢？”

“瞧，你死了！”安娜贝尔叫起来，她获胜了。

“轻些，亲爱的。您要再来杯咖啡吗？”

“很乐意，谢谢。”

希勃还没答完，那侍者已经来到她身旁。她要了两杯咖啡，重又注视着她那喝空了的梨酒酒杯。

“我们结婚有 15 年了。我们有过 6 个孩子。我们是天主教徒。”她补充说，就好像这就是那事的理由。

她会有多大年纪？对这些保养得很好的女人很难说。不管怎样至

少有 40 岁。他很难把 6 个孩子和她联想在一起。她在她的赫尔墨斯牌手提包内翻寻着，从里面拿出一张照片。

“您瞧。”她说。

在修剪整齐的盛开的杜鹃花丛前，安德留一家摆出照相的姿势。

“这就是让-胡格。”她说。

那个父亲，高高的瘦长个，淡金黄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方下颌，蓝色的眼睛目光犀利。穿着一身干净得刺眼的白色跑步服，脚上穿着“爱尔·麦克思·斯菲尔”。他的手上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女孩。

“欧妮丝，我们最小的女孩。”她解释说。

围着那父亲的是另外 4 个孩子，金黄色的头发就像小麦。他认出了安娜贝尔，紧紧抱住她父亲的腿在对镜头做鬼脸。

“这是夏尔，我们的大儿子。”少妇用手指着一个剪着平头的少年接着说。

也穿着跑步服——跟他爸爸一样，酷似他爸爸。高大强壮，非常苍白，薄薄的红嘴唇，神情忧郁。

“路易-马利。”她接着指着另一个男孩，体质较弱，穿着海蓝色运动上衣，头发朝后梳理得很光，不屑地撇着嘴，两根手指在一个灿烂地笑着的小姑娘头上打着一个 V 字……“这个，就是她，我们的艾里诺，”她轻声说，面色都苍白了，“我们的伊莉莎白-路易丝。”

希勃全神贯注看着照片，以让她恢复常态。

伊莉莎白-路易丝。这小姑娘正开怀笑着，炫耀着她的矫牙器，她那金黄色的头发在空中飘舞，她有雀斑，一个真正的家庭模式的广告……

“天哪，要是我们能够料到……”布朗丝·安德留缓过气来又说了一句。

她咳嗽了，然后接着说下去。

“这张照片是我上个月拍的。3 月 17 日。路易-马利生日那天。”

穿着运动上衣的这个自命不凡的人。希勃正要把照片还给她时，看到年轻的夏尔手上也捧着一张照片，一张他把它对着镜头的照片，一个系着三角式尿布的婴儿的照片，金黄色的卷发，有许多酒窝。她挡住了他的目光。

“列温，我们的第三个。他 1992 年淹死在游泳池里，那时 18 个月。”她平静地解释。

希勃差点哽住，轻声咳了下，然后问她：

“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

她眼睛都不眨地凝视着他。

“我要把艾里诺留在我们身边，摩尔诺先生，不想把她像她可怜的哥哥那样孤零零地埋在地下。”

侍者放下两杯咖啡后悄悄走开。

“您丈夫是怎么想的？”希勃边吞了一口滚烫的咖啡边问。

“当然，让-胡格是同意的。在他不同意的情况下我永远都不会做这样的一个举动。我没有背着我丈夫做事的习惯。”

他趁她往蒸馏咖啡里放糖的时候观察着她。

脖颈上晃动着小小的金十字架，除了结婚戒指没有其他首饰，只上着极淡的妆，就连不太长、无可挑剔地涂着朱色的指甲都显示着良好的天主教徒家庭特征。这种窘困使他恼火。直至他想对之猛踢一脚的她的赫尔墨斯牌手提包。一种非常朴素的样式，这“公文包”大概远远超过 2000 欧元。

但想到在一个孩子身上干活使他厌恶。他差点直截了当地拒绝。

“在什么地方……艾里诺，这会儿？”可他却听到自己在问。

“城堡里有一所小礼拜堂。”她解释说，“她……她是前天离开我们的。我们的医生来出具了……死亡证明……”

“我要把他们全都占有！”那小女孩叫起来。

“安娜贝尔！我希望永远都不再听到你这么说！整整一个星期你将不能看电视。”

安娜贝尔假哭起来，用她愤怒的小拳头捶着安乐椅。

“请原谅她的行为，她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受到了刺激。”布朗丝接着说，嘴唇颤抖。

美丽的嘴唇，坚定、饱满。

一个小女孩的身体在一个小礼拜堂里。放空她的血。掏空她的内脏。这个如此完美的女人，如此冷漠地表达她的痛苦……

“必须有一份许可证……”

“我丈夫准备了。宅第里有一个私人墓地。”她明确地说，眼睛始终盯着在赌气的安娜贝尔，她一下子站了起来。

“这种手术很贵。”希勃低声补充说。

“没任何问题。我要我们的天使和我们在一起，我要能看见她的小脸蛋，触摸她的小手……”

她的小身体冰凉而僵硬。永远都不会长大。随着时间的消逝，她

会变得像一张皱缩的侏儒的积满灰尘的皮，而不太像一个睡着的孩子 。

“是用 IFT 方式吗？”希勃又问，始终低着声，与此同时，安娜贝尔在露天座上追着一只鸽子，“是用化学保存吗？”

布朗丝似乎在抑制着恶心，然后同意了。

“想办法让她留下来……尽可能要栩栩如生。”她的声音在说到“栩栩如生”时哽住了。希勃默默地摇摇头，然后说：

“听着，我建议您再考虑一下。到今天晚上为止。然后给我来电话。”

“我不是为听取您的建议而来，摩尔诺先生，”她明明白白地反驳他，“而是请您这么做，当然我们会付钱给您，我非常相信我的财力。”

可她怎么敢用这种语气对他说话？她得把她的小女孩火葬！他站起身想大声对她说：“我不是您的仆人，”但从他叛逆的嘴里却非常礼貌地说出了：“我不知道能否接受。”

她抬起她那灰色的大眼睛看他，他看见了细小的皱纹，薄薄的脂粉遮盖着的黑眼眶，她的嘴唇的不易觉察的颤抖和她的太阳穴上的血管的跳动。

“对不起，”她说，“对不起。”

他叹了口气，注视着耀眼的阳光底下开着花的月桂树……

“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您家？”

“两点钟来吧，我们等着您。”

山丘上的路曲曲折折，树脂、薰衣草和野茉莉花的气息扑面而来 。

他又看了一遍他的备忘录：过了 EDF[1]的变压器后往右拐，再在第一个路口往左。OK 。他在第二个路口倒车，车胎在砾石上发出摩擦声。他去掉了顶篷，让脸迎着风和 4 月的太阳。

路此刻沿着一堵旧的石墙延伸，墙上爬着常春藤。一扇生了锈的铁门出现了。门旁是一个簇新的光彩夺目的不锈钢信箱和一个自动开门密码装置。

他刹住车，俯身去读。信箱上简简单单地贴着一张塑料标签：

① 欧洲发展基金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